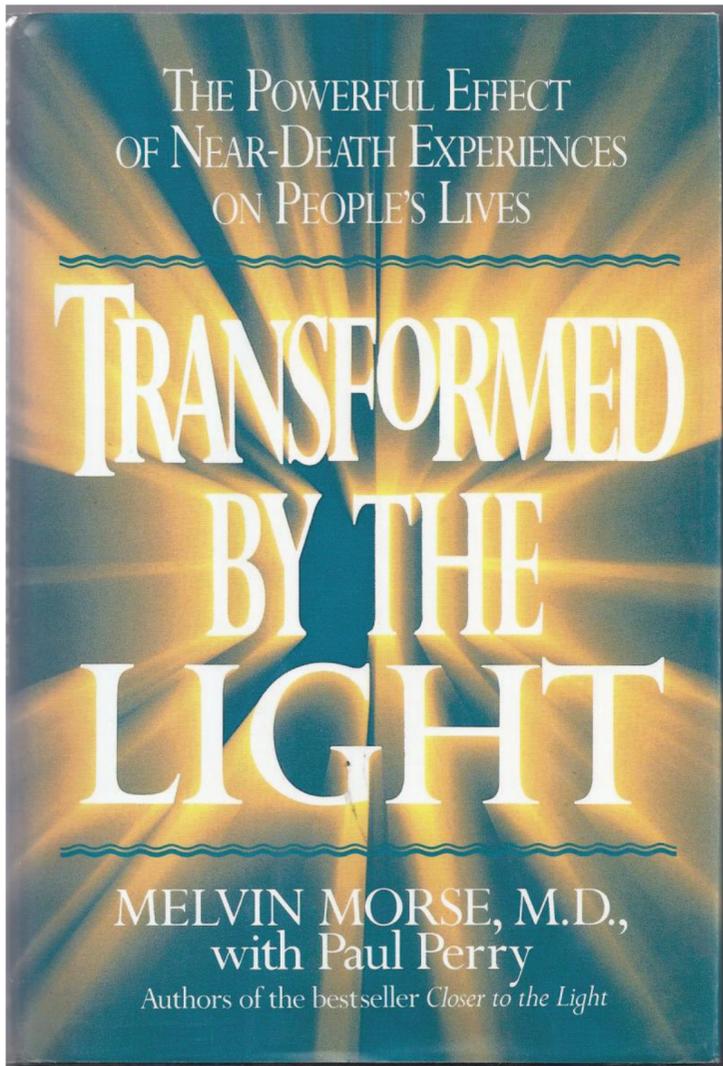


# 穿过隧道 与光对话——濒死体验案例分析

在很多濒死体验者的记述中都谈到，他们曾经以极高的速度通过一条隧道，并在隧道的尽头看到极其明亮的光。例如第一个系统研究濒死体验的雷蒙·穆迪博士在她的名著《生命之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提到了一个濒死体验者的记述：“第一件事是那样发生的，非常快的，我以超常的速度通过一个黑暗的，空无一物的空间，我想，你可以把它比作一条隧道，我就象在公园里坐过山车一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通过了它。”

雷蒙·穆迪博士在她的另外一本书《光亮之外》(The Light Beyond)提到了一个九岁女孩的濒死体验，她在一次阑尾手术中失去了知觉，被抢救过来以后，她回忆道：“我听见他们说我的心跳停止了，我发现我飘在天花板上往下看，我从那儿可以看见所有的东西，然后我走到走廊上，我看见我妈妈在哭，我问她为什么要哭，但她听不见我，医生们认为我死了。然后一位美丽的女士走到我面前想帮助我，因为她知道我害怕。我们走过一条隧道，隧道又黑又长，我们走得很快，在隧道的尽头是很亮的光，我感觉非常愉快。”

有很多濒死体验者不仅在隧道的尽头看见了光，而且与在光中的生命进行了交流，雷蒙穆迪博士在《光亮之外》描述了一个十一岁男孩的濒死体验，在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中，这个男孩被汽车把他从自行车上撞了下来，然后人们把他送进了医院。当时这个男孩心跳和脑电波已经停止了，当他被抢救过来以后，他回忆道：“我不记得被撞了，但是忽然我向下看到了我自己，我看见我被压在自行车下，腿断了，还流着血，然后一辆救护车来了，我奇怪为什么人们都这么焦急，因为我觉得自己没事。救护车开走了，我试图追上它，我在救护车的上方，并且跟着它。我想我死了。我看看周围，发现自己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另一端有很亮的光，它通向天上。我尽力跑出了隧道。我看见有很多人在那光里，但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告诉他们我出了车祸，然后他们说我必须回去，



我还没有到死亡的时候，我必须回到我父母和姐姐身边去。我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至少感觉上很长。我觉得那里的每个人都爱我，他们自己也都很快活。那隧道的一端在旋转着光就象一个漩涡一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隧道里，只知道，当我在光里时我不想回去。我几乎忘了我的身体了，当我在隧道里向上升时，有两个人在帮助我，我看见他们从光里出来，他们一直陪着我从隧道走进光里。然后他们对我说我必须回去。我从隧道回来，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发表在《濒死体验研究》1998年夏季刊(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 16(4) Summer 1998)中的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C女士，31岁，在一个医疗诊所当护士。八岁时，她因尿血被送进医院检查。在作肾切片时，她的门静脉意外破裂。出院时她和父母都受到告诫，不要做剧烈运动。但回家后，她却去爬树，导致静脉再次破裂，她因此昏过去了两天。住院输血时，她不幸感染了肝炎，使她的健康迅速恶化。不久后一天，她告诉她妈妈：“我要走了。”不久她就离体了。她看到了一个隧道。她在隧道中感觉很舒适，这对她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隧道很暗，而她怕黑暗。在隧道的另一头，她看到了光，她现在描述为神的力量。离开隧道后她遇到了一个穿着粗麻布的男子，她就问：“你是耶稣吗？”那男子说不是，但并没

有告诉他他是谁，只是说他在那里“帮助”她。接着C女士就和他交谈。他们谈到死亡是一种选择，她可以选择留下来或者回到她的身体。她回忆起在他们谈话时她的眼光可以穿过隧道看到她在医院里的妈妈。她说他们使她感受到她妈妈的感情。接着她被告知她的肝脏可以“修复”，但她的肾脏却不能，因为她肾脏的问题是一种“因果携带”(Karmic Carrier)，注定要留下来跟着她的。她接着和男子探讨了人生道路。她许愿她将作个护士，等到大一些时她将收集这些信息并与别人分享。作为这个许愿的回报，她得到保证她将可以总是能够和她的另一面沟通。她醒过来后，肝脏很快康复，连医护人员都惊异不已，无法解释。第二天的实验室检查表明她已没有一丝肝炎症状。

在2000年冬季刊的《濒死体验研究》中(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 19(2) Winter 2000)理查德·波能方特(Richard J. Bonenfant)博士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

事件发生在1981年夏天当事人的一个家庭聚会上。当时当事人正在家里的长“佛罗里达形”的游泳池里游泳。多年来她一直训练自己潜泳整个泳池长度。当她到达泳池较深的一头正蹬泳池的墙准备回返时，一个喝醉了酒的客人从她正上方扎入水中。出于恶作剧他抓住当事人，把她往水底拖。因为当事人刚完成第一趟潜泳，还未换气，她挣扎着想挣脱他，但很快失去了知觉。

接下来当事人发现自己在黑暗的环境中缓缓往上漂浮，虽然此时她仍然感到纷乱和困惑，但却对溺水不再感到害怕和惊慌。相反在新环境中她感到舒适和感觉完全敏锐。

她感觉自己正沿着一个斜角缓慢上升，就象坐着一个看不见的电动扶梯。当她逐渐适应周围的黑暗环境后，她可以透过这黑暗看到较远的地方。她看到了一副孩提时的景象，那里有她还活着的妹妹。这一幕短暂出现在黑暗的背景中，

颜色鲜明，整个画面出现在象电视一样的方框中。在这一幕中，她妹妹约3、4岁，扎着马尾巴，正在和家里养的猫玩。紧接着另一个相似的场景出现了，这个画面中有她家死去的狗。两个场景都没有伴随着任何声音。接着她注意到一团来自远处的光束清晰地出现在自己前上方，当她逐渐靠近光束时，光束大小和亮度都逐渐变大。她感觉到自己正在穿过一个黑暗的隧道，速度由慢变快，她感受到敬畏、安详、慈爱。她分辨出在光束中出现一位美丽的妇女，身着白衣，长长的深棕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向她伸出双手。这位天使般的妇女向她辐射出母爱般的感觉。这时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握住那双给她以安全感的伸着的双手。就在她快要抓住那双手时，那人却通过她的眼睛告诉她，她还没到死的时候，必须回去。几乎就在同时，当事人发现她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她正在游泳池的岸上大口喘气。她被人救出了游泳池。整个濒死体验持续了大约两分钟。

麦尔文·莫斯博士和帕瑞在他们的另一本书《被光改造》(Transformed by the Light)中讲到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们的病人描述道：“我问那光，我的癌症能不能被治好，我在向它祈祷，然而那光对我说，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祈祷，实际上是一种抱怨，我们所求来的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悔改我们的错误。那光要求我想一个我最痛恨的敌人，我照作了，然后，光让我把我的所有能量都送给我的敌人。我又照做了，突然之间，一股光束从我身体里喷发而出，接着那光束就象被一面镜子反射了一样，又回到我身体里。我能清楚的感受到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甚至能看到我的每一个细胞，从我的身体里发出声音和光来。我又哭又笑，剧烈地颤抖着，我试图平静下来，调匀我的呼吸。当我最后被治愈的时候，那光对我说，你刚才经历了你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祈祷。”

## 命由天定

文 / 清言

杨砺，字汝砺，北宋京兆鄂(今陕西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宋太祖建隆年间考取状元，也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他任光禄寺丞、屯田员外郎等职时，因施行善政而出名。

端拱初年，杨砺被调往库部，任记室参军。有一次，他前去拜见节制澶州的周世宗柴荣，被安排在客舍中住了数天。一天，柴荣上朝去了，杨砺住到了一僧舍中。在睡梦中，有一穿戴古代衣冠的人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能跟我走吗？”杨砺便跟随此人走了出去，只见宫殿巍峨，卫士威严，好象并不是人间能有的气象，在大殿上，有一王者打扮的人正执珪面向南，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杨砺走上前去拜见，发现前面几案上

有一本簿册，上面写满了人的名字。杨砺定睛一看，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于是请求那位王者能够开示自己的前途吉凶。王者说：“我并不是你的师父。”并指着另一人说：“这位是‘来和天尊’，日后会是你的主上，你应当问他。”被指的人笑着说：“此后四十年，你将建功立业，声名自然也就显赫了。”杨砺再三敬拜。

醒来后，杨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他本来叫“杨励”，因发现籍册上写的是“砺”这个字，自此便改为了“杨砺”。

后来，杨砺在藩王府见到了当时的襄王赵恒，他回家后吃惊的对儿子说：“我这次见到襄王的面貌，居然就是我先在梦中见到的‘来和天尊’啊！”

## 神与誓言的存在

现今的中国大陆，人大多不相信神和誓言的存在，但是神和誓言是真实存在的，今天我讲的这两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哥哥和我都上学，父亲一年的收入也很有限。父亲节衣缩食的生活，希望孩子有出息，也希望能多挣钱。过年有送财神的，父亲把财神像贴在墙上，虔诚的磕头，希望发财，我和哥哥都偷着乐。我十五岁时，家里打了一口井，摇把式的那种辘轳井，父亲无师自通地又兴起了一套仪式，每年大年三十的上午，父亲都要在井架上贴福字、挂钱和“井泉大吉”字幅，并对着井磕个头，说：“井神爷辛苦了，劳累了一年了，明天歇一天吧。”对家人和邻居宣布：初一这一天不许打水，让井神爷休息。初二时，父亲又对着井磕三个头，说：“井神爷辛苦了，今年又要劳累了。”然后放一挂鞭炮，开始打水。我和哥哥在一旁看着，都觉得好笑，觉得纯朴的老农无师自通地搞了一套仪式，太好笑了。十多年中，真有几回邻居忘了这事儿，初一来打水，但无一

例外的胶皮桶都掉井里去了。父亲回来知道后，每次都气得不得了，生气过后，都要把仪式给重新补上。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我上班后，领着男朋友(现在的丈夫)回家，男朋友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我爸说：“大爷，你家供井神呀？”我家人都愣了，我一下想起来了，说：“爸，你忘了，你年年给井神磕头，放鞭炮的。”家人恍然大悟。我男朋友说他作梦梦到了井神，井神就在我家北边的墙上，井神和他说：“小航(我的小名)有福，会给你家带去福分的。”他还看见井神给我一兜儿东西，背在我的身后。当年男朋友说的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坚信，神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一件关于誓言的事。父亲干活，很辛苦地攒了点钱，借给了别人，想挣点儿利息。有一年春天，前院的邻居还父亲的一百五十元钱时，父亲记错了帐，邻居少还了五十元的本钱。80年代的农村，5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父亲第二天找他家算帐，那家人不承认，指天

指地的发誓，说借的就是那些钱，不会错，如果说谎的话，就让自家包的稻地赔个老底儿朝天，房子着火，女儿不正经。当时围观者很多，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父亲吃了个哑巴亏。到秋天时，那家人房子着火了，许多人去救火。有人说：“骗人不得好报，房子着火了吧，天老爷不灭大傻瓜。”又过了半个月，听说他家包的稻田赔了，那年风调雨顺，别人家的都丰收了，唯独他家赔了。他自己发的誓在兑现着。由于他家更困难了，两个女儿先后辍学，去外地打工。几年后，听村里人说，他家两个女儿都在从事不正当行业。

为了少还五十元钱，随随便便的发誓，却没有想到，人在做，天在看，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